



余韵凝辉照无垠

Art and the Real in Beijing Opera <Meng Xiaodong>

京剧 《孟小冬》

□张 震



■ 魏海敏饰孟小冬

无论再过多少年，无论再有多少人，只要研究京剧历史，就绕不过“孟小冬”这个名字。她不仅仅是大红大紫的京剧名伶、色艺双绝的第一坤生、个性独特的艺术名家，更不能简单地把她定义为一个受旧时代封建遗毒侵害的悲惨女人。

孟小冬的人生是复杂的，复杂到在某些传记作家眼中简直是一个宝藏。她扑朔迷离的身世、清新脱俗的形象、坎坷传奇的经历、广陵绝响的艺术，横看成岭侧成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都是当代影视剧猎取的大好题材。但是，正因为孟小冬是复杂的，她就有了太多的模糊，太多的不确定。譬如：

孟小冬的身世：1907年生于上海，乳名若兰，字令辉，艺名小冬，

原籍北京宛平，父亲孟鸿群。可是，又流传着另一种说法……

孟小冬的形象，是耐看的，但不同于一般女子的美。妖、媚、甜、柔、幽、怨等女性特点好像都与她都挂不上号，但又绝不是了无痕迹。有人说她的眼睛最漂亮，可她真正的韵味，应该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气质。

孟小冬的婚姻，前适梅兰芳，后嫁杜月笙，话题最多，避讳最多。

孟小冬的艺术，早年即大红大紫，1928年就被人捧为“冬皇”，广受欢迎。可她为了艺术，苦苦追索，先学谭鑫培，后拜余叔岩，苦修五年，每天到余家用功，不问寒暑，前后学了数十出戏，是唯一得到余叔岩衣钵真传的人。可是她绝艺在身，却不能广传，引得世人扼腕。



孟小冬的个性……

如果把孟小冬的人生轨迹比喻成一条龙，那么，想描绘这条“真龙”，精工细笔，首尾毕肖，势所不能。因为，天高渊深，云蒸雾绕，波涛汹涌，难睹真龙全貌。更难处置的是，龙行九天，事迹重沓，取舍不慎，有可能披了其他神龙的逆鳞，未免画虎类犬。

所以直到目前并没有一部冠名孟小冬的影视剧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11月11日，中国台湾的国光剧团应上海文化联谊会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邀请，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了《孟小冬》，可以算是一个异数。

编剧王安祈并没有试图面面俱到地叙述孟小冬一生的各个段落，而是采用以孟小冬“死前回望和灵魂出游”的方式来回顾她的人生。以孟小冬毕生追求声腔艺术为主线，讲述了她与梅兰芳、余叔岩、杜月笙之间的人生故事，着重展现了孟小冬把声腔艺术当作了生命，精研余派唱腔一如生命修行，刻画她为了完成对声音的追求，而谢绝舞台和所有名利的那份静定与孤傲。

这样的编剧构思，可谓探骊得珠，其创作手法是真正掌握了诗词创作的个中三昧。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戏曲的源头之一，因此两者的创作方法相类似。戏曲不同于话剧的创作，更多是以写意的笔法勾勒出传神之笔。就像清朝诗人王士禛论诗时所说的“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这是王士禛对诗歌创作中的

视角定位、感情尺度、表现范围上的探索，强调艺术创作要含蓄、要“留白”，要给读者（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戏曲创作也是如此。

京剧《孟小冬》的编剧构思，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原则进行的。这样的创作方法，回避了模糊、回避了尴尬、回避了俗套，而突出的是神韵、是艺术、是凄美。

要将编剧脑中的巧思、心里的机杼、笔下的波澜、纸上的烟云等等锦心，化作舞台上的绚烂，还需要演员的秀口。

这次，由梅兰芳哲嗣梅葆玖的弟子、台湾著名的百变青衣魏海敏饰演孟小冬。舞台上，魏海敏既以“京剧旦角”的形象演绎梨园的“冬皇”，同时又展现了她罕为人知的京剧“余派”老生的唱腔艺术。剧场里，满坑满谷，连廊边扶梯上都坐着人。人们就像当初为了看余叔岩而看孟小冬的《搜孤救孤》一样，现在为了看孟小冬而看新编京剧《孟小冬》。

魏海敏成功地把京剧余派老生和梅派旦角这两种最精醇雅正的唱腔艺术呈现在同一出戏中。尤其是在《探母坐宫》中，杨四郎和公主的那段对口快板，由魏海敏“自己和自己对唱”，这恐怕也是魏海敏演艺生涯中绝无仅有的表演。

由于编剧是从孟小冬“死前的灵魂回顾”出发，强调主人公内心心境的变化，所以在其中安排了许多唱段。剧中的孟小冬回忆梅兰芳时，就采用正宗的梅派唱腔象征梅兰芳；回忆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则使用的余派老生唱腔。另外，剧中也不是所有的唱段都采用京剧唱腔。剧中孟小冬在台上“演京戏”的

段落唱京剧，在台下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独白就改用类似于京味歌剧的唱腔。这样就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嗓音层次。魏海敏悠游于余、梅经典老戏和京味新歌的表演之中，给观众以奇妙的感受。

虽然，京剧《孟小冬》的主题是艺术家毕生追求声腔艺术，但是京剧《孟小冬》给予观众的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声腔艺术的享受。

京剧《孟小冬》是王安祈笔下的孟小冬，是她代孟小冬立言。王安祈曾经说过，“我是京剧戏迷，一听到胡琴声就止不住全身细胞跳跃。可是我一生寂寞，因为迷戏而寂寞。从童年开始就找不到同好，直到而今，偶遇喜爱戏曲的学生便疼惜万分，无论作为老师、观众、编剧或剧团艺术总监，我一心念着的



■ 剧中“孟小冬”在回忆舞台表演时用余派唱腔



就是该怎么把京剧推荐给现代观众，像是为戏而活，无论创新或守成，我的目标只有一个。”王安祈是寂寞的，正因为她一生寂寞，所以她能体味孟小冬的寂寞。古来圣贤皆寂寞，这或许可以作为京剧《孟小冬》内涵的注释。

当然，如何完整地塑造真正的孟小冬，是应该由编剧、导演、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所谓诗无达诂，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概念中的孟小冬，或许天赋太好，成名太早，太受上天的眷顾，以至于她心气太高。但是年轻的孟小冬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求全之悔。日辉月朗，尚且有时而食，何况凡夫俗子？孟小冬初嫁梅兰芳时，大概一心想的就是“紫薇花（理所应当）相对紫薇郎”。当然，这也怪不得她，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邂逅不如意，心气又高，终至乖离。要说孟对梅有过怨恨，这是常情，

但要说孟在弥留之际，对梅还有什么意思，就难说了。1952年秋，孟小冬在香港和张大千、俞振飞夫妇宴聚。张请孟唱一段，孟唱了梅派的《贵妃醉酒》。大家都知道俞和梅的交情，孟当俞的面唱梅派，孟此时的心理活动真难猜测。或许她真的不知道“汉宣求故剑”的典故，只是想露一手，报答张大千这个知音。

孟小冬对杜月笙的感情应该是复杂的。杜月笙对孟小冬是有爱情的，不然不会在行将入木时，为了孟的名分（将来），抱着氧气和孟拜堂。男人可以同时对几个女人产生真正的爱情；而女人则不可能同时对几个男人产生真正的爱情。在情感方面，女人是单一的，要转移也是整个转移，不会分散。孟小冬对杜月笙有爱情吗？如果有真爱，金风玉露既相逢，便折得过人间无数。孟小冬的晚年就不应该经常“心情欠好”。红尘中有多少老人在

老伴先离去的状况下，靠美好爱情的回忆支撑着幸福人生。

1951年8月，杜去世，第二年11月，杜灵柩迁台，孟小冬滞留香港。——我想，孟小冬对杜月笙有的只是依赖，有的只是感激，有的只是报恩。

孟小冬对余叔岩就像余叔岩对谭鑫培那样，顶礼膜拜，像对神那样仰视、崇敬、爱戴。于是，孟小冬为师严谨，并不随便收弟子。只有具备天赋、意志坚强又迷恋艺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她的学生。她也像余叔岩那样教授弟子极为认真、严格，规定未经她的允许，不能在外面随意吊嗓，更不准在外面唱尚未纯熟的戏。但是，事物雅到极致，往往走向反面。

艺术能够给观众带来娱乐、愉悦；而“艺术的真实”更能够给观众带来思索。看得出，新编京剧《孟小冬》努力的目标正在于此。■

现代戏剧谷市民剧场



现代戏剧谷市民剧场是静安区于2011年全新搭建的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开创性地将社区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上海市民文化的精髓引入剧场，把剧场从单一的戏剧表演场地拓展为自由表达、释放自我的创新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为了搭建这座市民剧场，现代戏剧谷不惜兴师动众，以极具创意、专业和高效的方式将静安800秀时尚空间改造成一座亲民、便利、可容纳400人的临时剧场，被住在附近的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家门口的剧院”、“触手可及的艺术”。

28岁的周贇亮是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的一名普通社工。当他得知自己不久前参演的话剧《风波》获得了现代戏剧谷市民剧场“最佳剧目奖”时，感到又惊又喜：“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观众喜欢我们的戏！”前不久刚刚落幕的静安现代戏剧谷市民剧场活动中，像这样反映百姓生活与工作、表达真情实感的剧目共有20台，参与剧目编导演的都是社区居民、楼宇白领和在校学生。他们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依次登上现代戏剧谷为他们精心打造的市民剧场的舞台，实现了向往已久的舞台明星梦，彻底地过了一把戏瘾。

市民剧场还特设了“社区故事剧场”、“申城五大商圈白领戏剧秀”、“主题戏剧展演”、“名家系列讲座”四大板块以及“评选市民戏星”等特色活动，全程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活动期间总共吸引了近万人次积极主动参与。一位名叫丁香凝的80岁老人看完演出后，在评分表上写道：“今天2011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党中央绘制文化强国的蓝图，今晚这场现代戏剧谷市民剧场的演出已经走在了前沿。”